

六十四件  
無頭血案  
黑飯店

繡像仿宋完整本



# 序

少聞長老言山東道上有所謂「黑飯店」事，不禁毛髮悚然者久之；及長，觀演『新安驛』劇，又不禁捧腹狂笑者累日。夫『黑飯店』不知所自名，始何時？年代荒遠，無可稽考；事跡湮滅不彰，真可慨也已！或曰：殺人越貨，多在昏夜，是以得名，不知確否？姑存此說，以待研究！民國以降，斯風稍殲，惟黑龍江東硬邊疆，至今仍有見之。見侯葆山東三省遊記。豈棚瓜架間，偶道及其事，仍不免有談虎色變之誚也！

句容王子后哲近著『黑飯店』一書，詳述乾嘉以還無頭血案六十有四。靈思妙手，燭奸靡遺；武俠英銳之氣，溢於言表，洵巨觀也！余任離騷竟愛其厓略如斯！

一九二二，十二，一，尚湖漁父

王 文 簡 公



亨克道

倪三山



馬嫉惡

聶國貞



張二

楊子經



汪士倫

張勝民



李少奎

紅四娘



半夜客



盛紅川

蔣瘋子

賴元先



(三)

李金奎

李仁民



甘鳳池

陳大力



羅仁明

張捕頭



珍珠娘

張世民



趙拿雲

飛毛腿



六十四件無頭血案 黑飯店目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|
| 王巡撫私訪黑夜飛頭案    | 一  | 鐵頭陀偵破黑夜槍聲案   | 二七 |
| 聶知府判斷雙頭真假案    | 二  | 賽燕飛暗破月下飛鏢案   | 二八 |
| 汪知縣破獲人皮刀鞘案    | 四  | 劉師爺判斷被底血屍案   | 二九 |
| 李巡撫調查箱屍塊肉案    | 五  | 程把總捉獲紅粉骷髏案   | 三一 |
| 杭鐵頭偵探地窖藏金案    | 七  | 萬鏢師暗偵古荒遺骨案   | 三三 |
| 女劍俠大破八卦黨吃人肉案  | 九  | 雲中影偵破河水浮屍案   | 三四 |
| 老俠客破除黑虎黨殺人案   | 一一 | 白太官路遇惡僧殺人案   | 三五 |
| 張捕頭捉拿飛毛腿血案    | 一二 | 少林僧力鬥紅鬍子破腹案  | 三六 |
| 趙捕快偵查分屍雙腿案    | 一四 | 牛縣丞計破無頭屍盜案   | 三八 |
| 甘鳳池夜破血手印暗殺團案  | 一六 | 呂晚娘夜破萬人迷奸殺案  | 三九 |
| 陳大力破獲白蓮教黑暗地獄案 | 一七 | 馬相士暗探火窟人屍案   | 四〇 |
| 金鎗手力擒珍珠娘吃人肉案  | 二一 | 萬花娘法破石道士飲人血案 | 四一 |
| 茅山老道夜破毒蛇黨害人案  | 二三 | 方公子破滅勾魂黨迷人案  | 四二 |
| 燕子飛破獲販賣人肉案    | 二五 | 徐世雄巧獲鐵櫃僧屍案   | 四五 |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虞統領剿滅蜈蚣團焚殺案  | 四六 |
| 余大頭劍斬喇嘛淫殺案   | 四七 |
| 逍遙生夜獲牀幃七首案   | 四八 |
| 雨中客驚遇空房豔屍案   | 四九 |
| 俠鴛鴦雙破青風黨祕密窟案 | 五〇 |
| 錢氏昆仲合除蒙汗藥害人案 | 五一 |
| 毛頭賊報告一棺雙屍案   | 五二 |
| 韓知縣大審花轎中無頭血案 | 五三 |
| 溫幕友查訪男屍女頭案   | 五四 |
| 粉面郎暗殺刀光血跡案   | 五五 |
| 伍常民破滅美人毒計案   | 五六 |
| 鄆教師殲除縱猿噬人案   | 五七 |
| 夏大令審判豔體禿顱案   | 五八 |
| 七齡童舉發四條命奇案   | 五九 |
| 五台僧除滅馬賊綁票案   | 六〇 |
| 胡兆龍逮捕風流黨慘殺案  | 六一 |
| 農夫獵子慘觀三十六刀血案 | 六二 |
| 樂豐村發現男女人頭案   | 六三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獅子頭醉殢客房暗殺案    | 六四 |
| 程兆發自舉七屍五首大血案  | 六四 |
| 老漁俠探獲海岸碧血案    | 六五 |
| 張鐵口一語道破謀殺親夫案  | 六七 |
| 鐵橋頭拿獲假地獄兇手案   | 六七 |
| 活無常偵獲白衣教謀亂案   | 六八 |
| 飛山虎打死剝皮金剛案    | 六九 |
| 趙飛虎偵破裝鬼殺人案    | 七〇 |
| 王火龍路殢花花道人案    | 七一 |
| 武當樵手刀誠興棧兇手案   | 七一 |
| 沈夫人暗探無頭有頭大奇案  | 七二 |
| 鄭子祿夜夢血屍案中案    | 七三 |
| 大俠盜憤除惡棍行兇案    | 七四 |
| 禿頭丐陰尾深宵瘞骨案    | 七五 |
| 蔣祿門偵破雙頭暴野案    | 七五 |
| 黑夜俠劍斬恩將仇報案    | 七六 |
| 鍾錢桂自探盜珍謀害案    | 七七 |
| 閔子傑盜金破獲黑飯店殺人案 | 七八 |

六十四件  
無頭血案

# 黑飯店

## 王巡撫私訪黑夜飛頭案

去襄陽之西可五十里遙。有古賢鎮者。居民百餘家。多以耕爲業。以其地與助縣鄰。爲往來之孔道。行商經此。輒作勾留。故鎮中設旅店以款過客。亦有數處。當有清道光辛酉歲之秋暮。鎮之西北隅。忽發現男子頭顱一顆。血肉淋漓。爲狀至慘。鎮中人俱不知何所從來。且死者爲誰。茫無識者。罹此橫禍。羣相稱詫。聚訟紛紜。有地方責者。乃據情以報有司。時巡撫鄂省。適爲王文簡公。治事廉明。有青天之號。得報後。卽偵騎四出。限期獲究。而出牒月餘。迄無要領。王以人命重案。月久懸擱。中心殊焦急。而差役因循。行將無獲破之一日。於是決意私行察訪。誓懲此兇。於夜間卽便衣減從。潛行出署。逕往古賢鎮。暗中探詢。先是有晉人李志道。業珠寶商。自荊州來襄陽。道經斯鎮。天色已暮。遂止宿於賈大房。賈大房者。蓋爲鎮中最巨之驛館。主人招待殊極殷勤。李亦安之。而不知危機將發於頃刻間也。蓋李之來。已有數盜悉其行囊。豐尾之至古賢。亦宿賈館。盜故與主人狎。遂與共謀。且許以均分所獲。主人利其多金。遂亦諾之。惟衆盜至夜半。卽持刃來李室。迫其出所藏。復負之越牆出。至鎮邊無人處。乃殢斃之。以爲無人知矣。賈大房有侍役。名張二人。殊勇敢。初不知主人與盜謀。夜間聞客室有嘈雜聲。卽起以探究。竟伏窗外。於隙處得盡窺羣盜迫李狀。繼又見衆負之行。心知有危。將趕往援。祇以強徒殊衆。且各持利器。未可輕犯。姑尾之行。以覘其後。至村盡處。見衆喪厥命。不禁失聲大呼。盜聞聲。疑有人來追擊。亦大恐。急負李尸行。而頭墮於地。不及拾。匆匆他遁。張二見盜去。祇餘一頭在。苟攜之返。必以召禍。遂不敢過問。逕旋寓。翌日。天方曙。卽擬以昨夜事。述之主人。行及室門。乃見有數人坐其中。與主人竊竊私語。形殊曖昧。更視之。蓋非他。卽夜間

刀李刼金諸強徒大駭。急退去。恍然有所悟。恐禍及於己。且以生計所關。乃不敢揚聲。已而咄咄頭顱之奇事。已傳聞於一鎮。張雖備悉其詳。終不敢吐露半言。捕役於此子然獨存之頭顱。竟莫能得其端倪。及至王巡撫來鎮私訪。適亦止於賈大房。張二爲侍。夜間不寐。偶談及斯案。王固有心探訪者。卽詭謂李曰。此案之生。今已月餘。未能破獲。聞省憲甚焦急。願出千金爲賞。有往報者。可以立而致富也。李曰。有千金賞耶。則吾……言至此。復止。王觀其狀。殊有可疑。然亦故作無意態。徐徐言曰。千金重幣也。知而不往報。此人亦大愚。且吾微聞人言。此案之主動。仍在鎮中。設一旦案破。則株連必夥。曷若此時陳案告發。則不僅可得重賞。并能脫己之危險於無形焉。李曰。雖有知者。奈其不敢自訴官廳。何。且金亦不易致。若事不成。反有害耳。王聆其言。似已意動。卽驟語之曰。汝固知耶。請有以告我。我當爲代達諸憲。所得賞金。我卽取其什一。以助茶資。餘者悉歸君。以爲何如。李二曰。我亦僅知一二。先生能代告發。乃最佳。惟事必由先生主。勿使人知我牽線內幕。免妨及生計。而召外禍。至賞金。則我略有沾潤足矣。王曰。善。遂與李促膝坐。李卽附耳與語。俱道曩之夜所見。王故咋舌曰。汝隱案不報。罪誠匪輕。今幸早言。不然。事發。汝與盜爲夥。何能避嫌。禍及於身。蓋未可知。明日我卽詣省。巡撫必將以兵至。捕爾主人。爾可於茲盡嚮導責也。李二唯唯。時夜已午。王卽囑其出室。已亦就寢。次晨。卽匆匆返署。率差遣多人。親來捕賈。適羣盜亦俱在。遂得盡獲以還。審訊時。卽以李二爲證。盜出意外。咸無可語。一鞠而服。案乃大白。當時之人。莫不盛稱王巡撫之善於私訪云。

### 聶知府判斷雙頭真假案

『兩個人頭……兩個人頭……』此種聲浪。出自一旅館之客室。室中衆人雜沓。羣注視於一雙人頭。驚慌失措。主人倪三山。尤駭怖。蓋死者爲旅客楊子經。其外復有一不相識之首級。益令人疑雲層層起。不可思議。無

已。鳴官請驗。時河間聶國貞。方知是府。聞報亦殊詫。知情節必複雜。雅不敢忽視。而以三山爲人忠厚。有長者風。故不疑其殺人。除令差役偵捕外。乃集署中諸幕友。共謀所以判斷之策。顧都以斯案突兀。莫能得厥要領。遂延緩日久。而終未嘗破獲兇犯。聶心實耿耿然。日以爲憂。一日晨興。瞥見案側有函一件。猶固封未啓。聶頗稱異。卽展而閱之。其辭云。

楊子經於逆旅。彼慘殺案。發生多日。至今未能破獲。雖然。苟我不自發。恐此案終無大白於天下之希望也。我念君日夜愁思。不忍更緘默。特縷晰爲君道之。幸毋駭也。我有同門程以道者。精諳武藝。而性甚貪暴。嘗聞子經有玉扳指。爲希世珍。屢思盜之。輒爲我所阻。願莫能償。某夕。彼持刀他往。我固知其將謀不軌。因陰尾之行。彼果已偵知子經居逆旅中。逕入其室。我方欲勸其返。勿爲此不義事。而彼竟先殺子經於床。次我乃大憤。以其越貨殺人。誠我黨之敗類。立卽飛劍誅之。夫除暴懲兇。本我輩份內事。今子經雖死於無辜。差幸以道已被殲。足以償其一命。特歷述原委。以與君知。俾可了此一重公案也。

嫉惡白

聶閱竣。始知此案之由來。擬卽據斯函宣判。以寢其事。既思嫉惡除兇暴。尙任俠。誠有俾於世道。不可多得。然來函胡不述其姓氏及居里。且既有心自發。則此案發生之日。亦應陳辭。何乃遲遲至於今茲。始突然以函來。卽是日夜愁思。實未現於辭色。彼非署中人。何從得知。由此以觀。顯係故施狡猾。欲藉此寢事免究。實則欲蓋而彌彰也。聶旣以此函爲不足信。故對於楊案。仍積極謀澈底之破獲。惟不露於聲色。如斯未得頭緒者。又閱月餘。某日。聶以拈香外出。乘輿越街衢。忽聞一人大聲曰。我馬嫉惡慣雪不平事。聶聞嫉惡名。有所觸動。卽命皂役拘之。返署。立時鞫訊。彼面無懼色。且厲聲抗曰。吾一生無虧心事。惟以俠義爲尙。而太守反加罪。何也。聶亦嚴斥曰。汝處處假冒爲善。惟吾能窺破汝之隱謀。前之來書。吾已知汝意之所在。且所爲者。吾亦盡悉。汝今日可眞言。毋稍隱。免皮肉受苦也。嫉惡曰。凡太守所言。小人實一無所知。何日敢呈書府中。小人未有如此事。聶猶笑曰。事已至

此猶得抵賴耶。且觀汝以書爾更何辭。卽命侍者持函至。擲向嫉惡。嫉惡閱畢。伏地稽首曰。此函實非小人所書。太守若不信。請驗筆跡。則不難立白。聶允其請。果不相符。卽謂之曰。字跡雖不似。或者倩他人染翰。亦未可知。嫉惡辯曰。此實冤甚。若能寬我以三日。我當得作書之原人以投案。苟不我信。以我爲圖遁。請先押我之家屬以爲質。設我三日不來。卽盡殲之可也。聶曰。可。遂復釋之去。越兩日。嫉惡果重來。并有一人隨於後。視之。乃倪三山。聶詞之曰。與彼來。將何爲哉。嫉惡不語。三山卽自投案前跪訴曰。前函乃我所爲。嫉惡者。實冒我師叔之諱。然我以此函。必能止訟。脫我之殺人罪。而不意太守精審。乃若此也。聶曰。然則殺子經者。必爲汝。汝其速承。三山慨然曰。大丈夫作事。磊磊落落。吾至今日。絕不少隱。蓋我前見子經入我室。手御一玉扳指。極可愛。欲得之。乃於夜間持刀入其室。將盜爲己有。子經雖寢。猶未入夢。時有咳嗽聲。吾懼爲所窺。卽飲刀斃之。搜扳指而出。適有一新來客。自牆下過。吾又懼其揚聲。敗我隱事。復殪之死。以其首級俱移一處。所以如此者。實欲滋人之疑竇。而爲我投函之張本。今事已大白。吾亦無悔。請置我於法。與我師叔固無干也。聶察其情實。遂論償罪。其後嫉惡言倪三山前曾於綠林中也。

### 汪知縣破獲人皮刀鞘案

成都汪士倫。以進士第。出宰浙江之蕭山。廉潔愛民。公正無私。有獄必折。有冤必伸。民望之如父母也。某秋歲大歉。汪以平糶放賑事。晉謁省峯。旣返矣。中途天晚。止於驛館。旅店中人。以其裝簡衣陋。不知其爲縣尹。故甚忽視之。而汪亦不以此介於懷。坐斗室中。良苦寂寞。乃負手出戶。就行廊徐步。藉資消遣。列廊皆窗牖。宛若蜂房。悉以居旅客者。汪行至最末處。忽見一室內。壁懸一刀。厥形甚闊。外加一鞘。似皮製。色淡黃而質細。又若布爲者。汪頗不知爲何質。因思僕從張勝民。精諳武藝。素與此類物近。當能辨悉。於是召之來。就窗同窺。勝民大駭曰。此人

皮刀鞘也。佩此者必殘暴過人。汪曰：然則居斯者或爲劇盜，竟未可知。汝今夜可察其舉動，苟有越軌，則捕以返署，亦可以除民害耳。勝民唯唯。已而有客自外來，厥體頗長，爲狀殊悍，逕入末室。勝民陰伺之，旣而謂汪曰：吾觀此人定非善類，主公可就寢，勿動聲色。吾當探知其究竟也。士倫遂返室。勝民亦更夜行衣，并藏利器身次。伏於客室外。二更許，忽有人推門入，亦着短衣，與客私語，聲甚微，不能辨何辭。惟見客頻點首，且作猶笑。移時，即起立，取壁上刀佩腰際，相將出門，聳牆而逝。勝民悉見之，竊佩其藝之精，擬即追蹤往，第恐爲所覺，不能敵，則事立敗。乃重至汪所，以頃所覩者盡述告之。且曰：觀其狀，則爲暴客，可決無疑。第我一人不能雙獲，返以速其他遁。吾意彼旣居斯，明日當不致驟去。主公返署後，即多差卒役來捕，必可獲也。士倫以爲然。翌日黎明，匆匆返署，即精選皂隸來，以勝民爲前導。彼客果以夜間失眠，倚案假寐。勝民逕取之，以鐵索加其身。客始覺，尙欲圖逸去，然已被擒矣。乃任衆擁之行。勝民至門首，見櫃內一人方戰慄不已，其體態頗與昨夜短衣就客私語者相似。即亦捕以俱去。彼曰：我設旅店，以款行商，未嘗違法，請勿累及也。勝民不顧，強挾之行。旣至署，士倫出審。客曰：我業盜半世，未嘗入於官，今無意被捕，此數也。請速我死。胡問爲？汪即呼旅店主人至。客又抗聲曰：彼雖業商，亦以劇盜爲正營生者。語未終，時勝民適以人皮鞘刀呈上。汪接而視之，見柄端鐫有半夜客三字，不禁叫絕曰：汝即半夜客耶？正我懸案數年，未能拘捕獲之劇盜也。於是亦不暇更訊，即據情以詳省憲。不數日，乃置二人於法焉。

### 李巡撫調查箱屍塊肉案

武陵盛生，字宏川，少孤貧，有叔父某，經商潮州，頗足自贍，遂往依之。萬里長途，以一箱自隨，其蕭條景狀，殊可憫也。日旣暮，行抵一村，乃就旅店止宿。村中風景頗佳，生夜間居室，苦於寂寞，即徐步出戶，觀覽消遣。至興盡返，寓體已勞憊，擁衣而臥，酣然入夢矣。翌晨興起，時已日上三竿，生以前途正遠，不克勾留，遂償宿資，提箱匆匆去。

陸行數十里。將由海道進。時輪航初通。關禁良嚴。行裝上下。必須查視。生之箱。亦被啓驗。不意箱蓋甫揭。已有血湧流出。內所藏者。悉爲刀砍成塊之屍體。生觀狀大駭。目瞪口呆。不知所措。而驗者已譁然起。謂如斯慘殺。竟圖逃逸。於是一聲呼么。鐵索郎當。已加於生體。生雖被冤。顧鐵證在前。即百口亦無能分辯。祇得聽衆捉將官裏去。邑令某固黑藉中人。忽視民事。以生證據確實。顯係行兇圖逸。遂亦不加詳訊。即據情以報省憲。擬處極刑。時李仁民方巡撫浙省。得報文。亦深怒生之枉法妄爲。將准所請。繼思宏川以一介儒生。且年事至輕。當不致殘忍如斯。或有別情。雜乎其中。亦未可知。人命重案。不能不慎加審察。於是即行書該縣。提盛生來省親訊。李見生溫文若女流。不類暴徒。意已稍解。嗣責其箱屍塊肉。何所自來。生遂歷述離家宿旅之種種經過。言次。且以首叩地。碎然作響。以表其誠。李曰。汝賊證俱在。罪無可逭。姑置諸獄。以俟後判。生由是復飽領鐵窗風味。以爲輾轉官署。辯白無由。萬無生埋矣。實則李暗中偵察。固未嘗稍忽略也。日者。李復得某縣詳文。謂有商民朱某。出門一夕。即不知蹤跡。其家屬呈請追究云云。李閱竟。殊詫異。亦即命朱族來省。訊其究竟。其妻供謂至鄰邑購物。未見返室。詢其所經。則爲某村。蓋與盛生所止居者同。李似有所得。復語之曰。汝夫去。隨身攜何物。亦憶之否。朱妻曰。伊帶現金近百元。更有儂之珠鑽一隻。蓋以攜市配購成付者。李頻領首。溫語慰之曰。汝姑返。我當爲汝偵獲。不致日久冤沉也。朱妻叩謝去。李即傳盛生出。詰其旅居客館時。曾否見一朱姓客。生慎答曰。小人既止店。以彼村風景甚佳。即外出玩賞。至興盡歸來。而身體疲乏。擁衣而臥。明日復匆匆就道。未幾。乃被捕。他客實未嘗得見。李曰。然則汝夜間返寓。曾檢視箱籠否。生曰。力憊身嬾。亦未一啓。次日。至海濱。乃有屍塊盈其中。實冤甚矣。李沉吟半晌。始徐徐曰。此案吾已略得端倪。水落石出。當在數日間耳。復押盛生歸獄。已退諸內室。乃改其服飾。作行商狀。攜一僕從。潛行出署。往某村。止於旅店。主人夜間來。詢客何所業。李詭稱曰。吾係珠寶商。現有某貴人妾。欲置珠鑽。今僅有其一。欲得佳品爲配。特命吾訪購。殊不惜重金也。主人聞言。似欲有所語。而訥訥不即吐諸口。李乃趁機曰。

君苟有爲吾設法求之。亦將不吝重酬。主人曰。吾雖有一枚。不知能及選否。李曰。何妨與吾一觀。主人遂去。攜一錦匣至。李受而視之。一珠果極燦爛。乃力讚曰。此品大佳。足以爲配。第不知索價幾何。主人曰。吾亦僅此一粒。係祖所遺者。君若合意。請給百金足矣。李曰。可。請先善藏。我明日當偕貴人妾攜百金來取。切勿更售他人也。主人諾之去。李亦就寢。明日晨。即辭去。復謂主人曰。我去與貴人妾取金來。請以珠鑲待。主人復欣然諾。李去後。匆匆返署。即招朱妻至。告以所觀。并命其飾貴人妾。與己往驗彼珠鑲是否所失物。復命差役多人隨行。先伺旅店外。隨時應招。佈處既定。即與朱妻入內。主人見李偕一貴婦來。知爲取珠者。即趨前來迎。李曰。趨取珠出。主人唯唯。捧昨夜之錦匣至。朱妻啓而視之。駭然作色。頻以目顧李。似表示此物即已有者。李已會意。即詭曰。汝於此稍待。吾去小解。當即來。於是外出。招其從者至。捕主人蜂湧以行。主人知受計。然已無及。既至署。李即詰其珠鑲何來。主人初猶詭辯。嗣知朱妻爲原物主。已無可諱。於是實承。蓋朱來投宿。以珠鑲值甚巨。恐爲宵小覬覦。即存諸櫃。以求保全。主人思攫取之。乃斃其命。而以尸身實盛生箱內。時盛適外出。遺箱於室。遂得以假禍於人。計亦良得。而不知終至破露也。李既得實。乃釋盛生出獄。并出金助其赴潮。以旅店之主人定讞。償朱之命焉。

### 杭鐵頭偵探地窖藏金案

杭鐵頭者。初姓季。名金奎。爲浙之杭州產。具內家工。能以顛碰石。石裂。而顛猶完好。職是故。人乃以杭鐵頭呼之。其真姓名。知者反甚鮮焉。初嘗爲盜。縱橫大江南北。劫富以濟貧。頗有古俠風。嗣爲同輩所忌。幾遭不測。乃棄其故業。入西楚。投黃岡縣爲捕役。彼固個中健者。凡有巨案。無不擒獲。其易且如探囊之得物。故爲之主者。莫不依爲左右手也。邑令姚某。以鐵頭忠直。猶優容之。鐵頭殊感激。服務益勤。會姚以他故去任。將之燕行。裝甚夥。半迷恐遭崔荷。乃謀之於鐵頭。鐵頭本欲護之往。而以邑中事冗。不克離職去。意殊躊躇。時其子少奎。年已及冠。日

常使拳棍。得諸家傳。技亦不弱。惟不若乃父之精耳。鐵頭卽命之送姚行。并囑妥爲照料。少奎固未經世故。年少負氣者。恃其藝。遂目空一切。而以保鏢自任。姚以其爲將門子。亦有恃而無恐矣。日者行抵魯境。天將暮。而山嶺環抱。無村落足供止息。遂兼程前進。冀得早達驛館。忽樹林深處。人聲譁起。姚料有盜截去路。面無人色。欲從小道遁。少奎盛氣曰。是烏足恐。有某在。當使鼠輩盡血吾刃也。言已。卽奮身前往。趨與盜搏。盜固甚衆。數十人圍擊少奎。而分其餘搶物去。少奎始知中其計。急衝圍出。馳往奪回。然已無及。復欲探盜巢穴。殲其衆。俾珠返合浦。而盜防備綦嚴。不得趁。乃星夜旋楚。以告其父。求有以援助。鐵頭曰。是蓋汝輕敵之過也。然鼠子亦可惡。事既至此。我不能縱鼠輩橫行而無所懲。次日。卽以職事託諸友。逕來魯。少奎領之近盜所。鐵頭見崗巒重疊。形勢殊險要。非夜間不足以窺其秘。乃與少奎先他往。至夜午。始攜利器行。而勿欲少奎偕。恐其少不更事。致多擾也。跋山越嶺。既及盜窟。屋頗寥寥。僅數楹。蓋爲古廟。其徒黨率宿於巖谷。以布爲障。廟之四週。復有衛守甚衆。設不慎。將爲所緝。於是聳身升屋上。以窺其內。而佈置殊簡陋。無箱籠。足以貯金帛。列室皆然。鐵頭因思彼既搶多資。以此虛無所有者。將存於何所。抑別有祕藏所耶。若得探知其窟。不難攫原物返。設不然者。徒以力爭。彼衆我寡。則取勝匪易也。思至此。卽悄然躍下。蛇行室中。而尋覓殆遍。渺無所覩。心殊悵悵。已而忽聞隔室有人語聲。乃輕移其步。詣窗外竊聽。懼爲所覺。適庭前有巨柯。卽彀捷以上。以樹葉蔽體。引首下窺。囑室內頗瞭然。見有二人互語。狀殊雄桀。聲低微。不能辦何辭。惟頻以手指床側。爲態至慎。未幾。一人卽拽床過。揭地板。得一穴。探手其中。取一紙簿出。就案上翻閱良久。復以藏穴內。乃去別室。其一卽就床睡。時夜已闌。東方將吐魚肚色。而廟外之巡邏者。且益勤。鐵頭恐久留爲所覺。遂疾逝去。衆盜固無一知也。鐵頭既返。謂其子曰。鼠輩藏金地窖。吾已偵知。今當與爾往攔。爾其慎之。少奎唯唯。鐵頭復假寐。蓋夜來未寢。年老身殊乏也。至午后。日將西落。始躍而起曰。可以行矣。卽挈少奎往。至盜所。盜果他去。卽有守者。亦多殘弱輩。少奎甚詫其父何以知盜適出。而以時來。其實鐵頭固深悉草

莽習慣。凡欲出規行商。率以黃昏時行。故趁其虛以來耳。二人見盜窟已空。卽持刀逕入。雖有阻者。而當此輒靡。無以倖免。餘衆遂望風逃。莫敢前攔其鋒。鐵頭益無顧。尋至昨夜所窺室。掘其地板。窟內纍纍然。燦燦然。果皆黃白物。刼自姚者。猶封存未動。少奎先取之出。并及其餘。儘力負之行。方及門。而衆盜已紛紛返。鐵頭於是挺身前。揮刃相迎。少奎亦釋其負。助父與羣盜鬥。盜中雖有強者。而藝弗如鐵頭遠甚。且有少奎爲助。盡披靡。鐵頭察其中之魁。猛以頭觸其胸。魁不及備。蹶數丈外。觸岩上。竟喪命。羣盜見魁且死。大駭。逃亡殆盡。鐵頭亦不更擊。復返諸廟。出地窖所盡藏。盜故有數騎。遂以備之行。檢姚所失者。悉返之。而以其餘濟地方之貧民焉。

### 女劍俠大破八卦黨吃人肉案

一線殘陽。射照瓦屋山之峯。作淡紅色。斜陽古道中。風聲蕭蕭。更雜寒蛩之悲鳴。秋深日暮。益悽然動人哀思。時有女子。年不過十七八。面目姣好。而嫵媚中尤有英武之概。短衣窄袖。矯然立於瓦屋山巔。游目四矚。時作微吟。一似吊此風光。而興歐陽子之懷者。已而忽見數百武外。一村落之附近。有強徒數十人。擁一少年行。少年行且泣。不願隨之去。衆乃肆行毆擊。爲狀至暴戾。女子覩而大怒。雙目赤裂。奮然作色曰。何處鼠輩。敢猖獗乃爾。我紅四娘。慣雪不平事。不能袖手作壁上觀。而縱若輩橫行也。言已。卽縱身躍下行。將往援彼少年。我於此敢先舉斯女之來歷。爲閱者告。俾知原委。蓋所謂紅四娘者。卽女子之名。產自魯東之卽墨縣。爲著名鏢師曾金龍女。金龍暮年無子。僅四娘。愛之逾恆。遂以其術盡傳授之。而個妮子生具慧根。習藝極敏。故青出於藍。較之乃父。有過無不及焉。後金龍年老。以病歿。妻旋亦逝世。四娘既無叔伯。終鮮兄弟。子然一身。遂棄家作雲游。名山巨川。蹤跡殆遍。每遇民間危困事。輒捨身以從。扶弱濟貧。豪俠好義。巾幗而鬚眉者也。日者。登瓦屋山。見諸暴刼少年狀。復動其俠念。一躍往救。山之麓。適有一樵者。鬚髮皎白。垂老矣。見四娘以往弱之女子。隻身自高山下。寂寞荒郊。恐